

德令哈的外星人

(一)

那年我高考失利，聽說她在西藏，就跑上了去往拉薩的火車。我第一次聽說德令哈有外星人，也是在那趟車上。

我從沒去過西藏，她已經住了一個月了。我用傷痕累累的諾基亞給她發短信，希望她告訴我西藏的一切。一路上發短信，等短信，手都腫成了高原紅。她在那裡玩攝影，我找她要照片，她說彩信太貴，描述起來費墨，於是索性只告訴我每天去的一些地點。我把它們都記下來，寫在我高考複習用的筆記本上。寫第一行的時候，我看到地理的知識點，名山大川的名字赫赫在目，很是羞愧，於是用鉛筆認真的塗黑，確認已經清除乾淨之後，我寫下：布達拉宮。

我想認真和她說話，但常常幾天只收到一些藏語詞彙，用逗號分隔。上車之後，我坐在窗邊。我僥倖地看著每一位乘客向我走來，又匆匆離開，目光無處安放。行李架下方，總有很多人坐錯位置，而那些找對座位的人，卻也一副走錯了的神情，反覆確認號牌。

我起身望盡了車尾的人流，秩序開始混亂。轉身坐下的時候，感到目光灼熱。那是一個清瘦的年輕人，穿著洗到發白的襯衫，頭髮油膩，呆滯的看著我。“你要不要下棋？”我看著他孑然一身的模樣，好奇他會從哪裡拿出棋盤。他從窄小的左口袋掏出一塊鼓鼓的破布，然後逐個撈出了藥丸大小的棋子。他又從同樣的地方摸出一團草紙，皺皺巴巴，打開是一張掉色的棋盤，有橘子的味道。我看了看手機，它的沈默讓人煩躁。於是我和他下棋。他很快把我打敗，“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手機呢，你明明可以挑戰我的。”我不想回答，繼續下棋，又是一輪，“啪”的一聲，他的“兵”扣在我的“將”上，敗局又定，但那兩顆藥丸的碰撞，清脆響亮，像一記耳光。毫無懸念，我並不擅長這項運動。火車前進了，搖晃得有氣無力，棋盤也被推亂，再無輸贏。他不露喜色，也毫不煩躁，目光在我和棋盤間來回。我想檢查手機，但他突然拉高了嗓門，說“你和我講講你要去哪吧，不然。”他目光灼熱，我在劫難逃。

“我去拉薩。”

“你去拜佛嗎？”

“不，有朋友在那，我去找她。”我感覺自己像喪家犬。

“你知道海子為什麼去了兩次西藏？”火車滾過這個名字，發出巨響。

“不知道，純粹因為喜歡？”我想掩飾聲音裡的激動。

“你去了就懂了。我也沒去過。”我失望地握緊了拳頭，但余光觸及手機的剎那，我鬆開了。

手機好像震動了，像將死的老人突然動了身子。伸長了脖子看，玻璃窗映出一個老人的陽物，緩慢又興奮，彷彿醞釀已久。

“外面什麼也沒有，到黃土高坡啦，”他又說。

出於禮貌，我終於回問，“你去哪？”我相信他已自感無聊，並會竭盡全力，給出一個比窗外的風景，更加平淡的理由。

“我到處找人下棋，除了西藏，其他省份沒人下贏我，我想和活佛下棋。”

我其實有些吃驚，甚至高興，這個回答送來了一陣意外的舒適感。但我要去找的，並不是活佛。我冷冷答道，“活佛才沒時間和你下棋，但祝你好運。”我轉過頭再次打量了他，不知何時，棋盤已經不見了，他的口袋依然又黑又窄。

“你和你的朋友也好運。”他也這樣回答我，敷衍得我想笑，但握緊的拳頭，卻在口袋裡越藏越深。那裏有一個橘子，我順手摸了出來，“我多帶了個橘子，你吃吧。”

這樣的對話不必再多，我趴在桌上，裝睡。我眯著看他，有些後悔，但橘子被他拿在手裡，來回撫摸，沒捨得吃。我回想著那幾盤棋，悵然若失，再看一眼窗外，他說的黃土高坡，一塊塊也像棋盤。睡吧，睡吧，我安慰著自己，胸口狠狠的疼了一下，還好這疼痛來得快，也去得快。根據那人的說法，我後來很快睡著了。

(二)

醒來已是深夜，飢餓戰勝了睡眠。手機收到了“羊八井溫泉，”從眼睛開始，身體也興奮起來。我四處張望，過道已黑得陌生，除了閃爍的信號，沒人注意到我。我閉上眼，努力浮現她的樣貌，月光亮了起來，但湖面卻總是泛著波浪似的，看不清細節。過道傳來嘆氣聲，輕得無法分辨，鼾聲打著節奏，像一陣蟲鳴。我睜開了眼。

我第一次感到了旅途的疲憊。夜晚如此漫長，遠處農家的燈火灑在窗上，帶著生活的餘溫。像一陣雨，燃盡生命的液體，每每不及被目光捕獲，便重歸黑暗，令人惋惜。車窗外一幀幀黑白交替，隧道嘶吼著，在一段漫長的黑暗過後，橘黃色燈光刺入眼簾，車窗停在了一個明亮的車站，玉門。我這才想起前一站是敦煌——她說過，我注定做不成詩人。車門大開，空氣中混入了泡麵的香味。

報站聲起，充滿活力的聲音，顯得有些刺耳。煙民的味道在過道裡匯成一股，魚貫而出。他們熟練地互相借火，開始吞雲吐霧。對於他們來說，該擔心的並不是此站不停，而是來不及上車，遺留在此。但有時，也會有乘務員找他們湊火，煙抽到一半就趕人上車，臉色變得很快。

我的興趣隨著煙頭一一熄滅。乘客陸續上車，車站裡的燈壞了一隻，努力照亮四周。光亮盡處，下棋的鄰居就坐在我對面，不知是否入睡。桌子太小，整張棋盤只剩一“將”壓在“田”字格一邊，而棋盤被他壓在身下。我想起了他曾向我描述的一幅畫，那是西班牙浪漫派畫家弗朗西斯科·戈雅的“紅衣男孩。”而我唯一記得的是喜鵲嘴裡的名

片，上面分明寫著戈雅的名字。而此時，畫框動了，愈來愈快，火車震響了大地。一群鳥從山腰飛起，天有些白，山腳的湖泊曖昧的眨了眼。車開始加速，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最後哨所。

他沒有睡，或剛被搖醒，一眼看到我。我表情僵硬，倒吸了大口濁氣，“我不找你下棋了，”我才緩緩吐氣。泡麵味在嘴裡憋足了勁，現在吐出來，很是舒暢，五湖四海的醬料，五花八門的品牌，幾秒內在我的鼻腔口腔胸腔，翻滾，交配，腐敗，最後炸開，泡麵裡的酸菜更酸了。我失去了對泡麵的所有慾望，低頭一陣噁心。我很慶幸他看不清我的表情，“我馬上就要在德令哈下車，”我看著我愚蠢的手機，問：“你不去拉薩找活佛下棋了嗎？”

“不去了，我聽說德令哈有外星人，我去找外星人下棋。”又是一陣意外的舒適感，“外星人”聽起來和“活佛”並無區別，甚至讓我興致盎然。我很想看一場外星人的棋局，以此鑒定一些偉大的事情。

我相信，如果我告訴她外星人的事情，她一定會聽我多說兩句。我拿起了手機，撥通了號碼，等了很久的機會，耳朵害怕，交給嘴巴：“跟你講個好玩的事情，我聽說德令哈有外星人。”幾乎沒有停頓，耳朵拒絕了嘴巴，她說，“你有病吧。”電話掛斷了，但我很開心，因為聽到那邊好像有水聲，淅淅瀝瀝，那一定是羊八井的聲音。

我後來夢到這個聲音，一滴一滴，落的很慢，冒著熱氣，我去摸它的時候，卻被凍得縮回手來。我到處去找這個溫泉的開關，卻濕得更厲害了，狼狽不堪。直到早晨看清，原來這溫泉根本沒有開關，很久前就在那了。

(三)

我對早晨總是期待著，這麼多天，從未失望。如果把手機比做一隻母雞，夜裏下了蛋，早晨就是兌現期待的時候。但唯獨今天，它守護著最後的尊嚴，不打算給我任何希望。一條短信也好，我看著它，想到昨天的棋局，更加惱火。“他還在找人下棋嗎？破手機害我好輸兩局，”我突然想找他下棋，但仍不確定，掃了眼對面的桌板。

那裡只有一叢頭髮，像夜裡長出來的盆景，隨著火車搖晃。棋盤被緊緊壓住，他雙手盤結，不肯放鬆，像把根札在了棋盤裡。只有三根手指，緊緊攥著那顆將棋，像寄生盆景的藤蔓，提醒著行人，這裡有一顆會下棋的腦袋。我感到安慰，他終於睡著了，並且睡的比我還好。我暗想偷偷拿掉那顆棋，也許可以叫醒他，和我再下一盤。但廣播響了，“旅客朋友，列車運行前方到站是德令哈車站……”

從這一刻開始，我逐漸明白了，這一切都不過是暗示，連這個報站，也帶著誘惑的語調。包括戈壁，梵文一般的疤痕，一道一道，在我面前瘋狂的草書。沙漠和戈壁串通好了一場巨大的陰謀。

一切景象都是真實而又不可信的。依偎在鐵軌旁的沙丘，溫柔起舞，而地平線上，海嘯正在沸騰，就要吞沒太陽。我想，她如果看到這景象，會明白我沒有騙她。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給她發短信：我明天就到拉薩了，去哪裡找你？寫完最後的問號，改成逗號，多加了幾句，刪回原位，又改成句號，才按下了發送。

我非常滿意，跑去車廂連接處抽煙，列車員也在那裡點火。我找不到打火機，“借個火吧。”

眼看煙頭就要吻上親愛的火苗，被我打斷，強行分開，煙頭說，“你是這個車廂的嗎？”

我指了指他身後，然後掏出了已經潮濕的香菸。他遠遠地伸出打火機，點了三次，故意沒著，“他媽的，”他罵道，終於點著了，有一股汗被蒸發的味道。他的皮鞋上都是煙灰和燙痕，擡起來，踩滅了半隻香菸，抽完了。這畢竟不是他的地板，也不是他的皮鞋，連制服也不會是他的，他會每天掛好，然後下車，火車走完一圈，又會帶著他的皮鞋和制服來找他。只有他的眼睛是他的，他看著外面的戈壁，顯得很空洞。我突然慶幸，摸了摸手機。

“你是幹什麼的？”

“我是搞攝影的。”我沒有騙他，我和我爸學過一些攝影，經常用閃光燈拍他睡覺。

他突然離開，回來的時候拿了一沓照片，拍的都是沿路的風景。我假裝很感興趣，一張一張的看拍攝日期，有時候他一天拍很多張，有一年他只拍了兩張，直到最後一張，是三個人站在拉薩車站的合影，沒有日期。他拿出另一根煙，背著照片點煙，這次一次就著了，“那是我老婆孩子，我跑青藏線第二年跟人跑了。孩子很喜歡火車。”

那孩子的確抓著一個過時的火車模型，輪子是上發條的那種。孩子笑的很開心，我無法繼續，“我看完了。”

“攝影好啊，解悶。”他仔細地掐滅了大半根煙，摠在鐵箱上磨擦，火星都滅了，才輕輕推入箱口。最後他展開手掌，在褲子兩側蹭汗，用鼻子確認，沒了煙味，才接過了照片。他將照片重新整成一摞，夾在腋下，然後看了看手裏的煙盒，還有一根，於是他把菸盒連同那根煙都給了我，連同火機，轉身走入了車廂的人群。我仔細合上了煙盒，卻忘了問他到德令哈還有多遠。

(四)

我並不打算在德令哈下車，我蹲在車門前抽菸，繼續看著戈壁上的那些符號，反覆揣摩。我漸漸覺得自己聰明絕頂，直到煙頭燒到了手指，像被狠狠咬了一口。我罵了一句，將它對準了車門的裂縫，一口氣扔去。煙頭奇蹟般的穿過了裂縫，消失於鐵軌。我高興的站了起來，覺得自己很像那個列車員了。

手機震動，我收到了她的短信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句子：“你別來拉薩找我了，明天我在納木錯拍片。”我有些惱火，但還是打電話確認。她竟然很快就接了，

“我說過了，我明天在納木錯拍片，你別來找我了。”

“那我去納木錯找你。”
“納木錯那麼大，你去哪找我？”
“我就繞著湖走，總能遇到你。”
“你別傻了，你見不到我的。”
“你什麼時候回拉薩？”
“後天深夜了。”
“那我和你吃個夜宵吧。”
“再說吧。”

我走回車廂的時候，有些失神，天色已經暗了，不知道踩了多少隻腳，他們在身後咒罵著，讓我很有成就感。最後回到座位，想到納木錯離拉薩不遠，還有一絲希望，於是開心起來。我聽說納木錯租一匹馬只要二十塊，我可以邊玩邊找她，這樣想著甚至興奮起來。我對著鄰座傻笑，但他睡得很死，手裡那顆棋子，像一個奇蹟。

這時候有列車員來兜售零食，一雙雙手像是從牢房裡伸出來，向她有氣無力的招呼著。在知道價格之後，他們不知道是從哪來了一股憤怒，一雙雙都高高揚起，前後問著礦泉水的價格。幾個回合之後，他們往往像勝利了一般，丟下奇形怪狀的紙幣，再次叫罵一陣，才悻悻離開。她也發現了我。我盯著她深藍色的制服，像是這野蠻世界裡唯一的文明。

“你要什麼嗎？”
“有煙嗎？”我看見她領口處的髮痕。
“沒有，只有吃的喝的。”她快速檢閱了那堆礦泉水。

沒有煙，吃喝也難以為繼。於是放她過去了。制服之下，她的屁股留著深深的摺痕，像擺著一張苦臉，嚴肅地審視著我。趁她還沒走遠，我真想撕開那制服，狠狠扇它兩巴掌，彷彿只有這樣，那張臉才會一改常態，笑出聲來。果然有人笑了，列車員放了一個屁，並不再停頓。我也笑了，廣播再次播報了那個地名，德令哈不遠了。

又有人上車，我發現對面坐了一胖一瘦的兩位中年男人，穿著沖鋒衣。瘦沖鋒衣遞給我一隻煙，他的手和臉一樣瘦，“小夥子，少抽點，青藏線不賣菸。”胖沖鋒衣看著那隻煙，好像看著他的陽物。我趕緊接過來，道謝，夾在了耳梢。那是萬寶路，我記得語文老師桌上常放一包。他只用芝寶打火機來抽萬寶路，否則就不抽。這時，胖沖鋒衣拿出了芝寶。

“謝謝，我現在不抽。”他把打火機放在了小桌擺上，隨著火車，滑來滑去。瘦沖鋒衣見狀，趕緊拿回手裡，小心放回了口袋，像一隻袋鼠。

“去拉薩嗎？”胖沖鋒衣看見了我的鬍鬚。這讓我很不自在，於是伸手摸了摸它。
“嗯，終點站。”

“我們也正好去拉薩。”我放過了鬍鬚，扯掉了一小根。我開始揉搓這根倒黴的鬍鬚。

“你是幹什麼的？”我差點笑出來。

“我是搞科學調查的。”我沒有騙他們，此刻的我腦袋裡只有德令哈。
胖沖鋒衣又看向我的鬍鬚，問我，“你搞什麼調查？”

“我調查外星人。”我突然後悔。

“調查到什麼了嗎？”他們壓抑著笑容，好奇又可笑。

“沒呢，這不是，下一站要到德令哈了嗎？”

“德令哈有什麼可調查？”那位語文老師也常問我類似的問題，我只好沈默。

“那裡有外星人，我也是剛聽說。”

“他們天天說到處有外星人，可是我都不在乎。”瘦沖鋒衣看著自己手上的青筋，好像輕輕劃開，就會有血液噴湧而出。胖沖鋒衣有些驚訝，我挑釁地等另一人抬頭。

“那你在乎什麼？”但我根本不好奇他為什麼在這個車上。

“我在乎我還沒死，他們就覺得我死了。我得去趟拉薩。”胖沖鋒衣眼中飄過一絲害怕，但很快化為一片曖昧的模糊。

我沒有問下去，列車突然猛烈搖晃了一下。我想到了我的語文老師，他在我畢業後自殺，留下芝寶火機，個個閃亮如新，不染煙塵。我有些害怕，“德令哈要到了，我得下車了，再見。”

逃跑瞬間，我更加害怕，如果被那雙瘦手抓住，我預感到，回頭只見兩件空蕩蕩的衝鋒衣，落在地面。我趕緊抓起了書包，一路逃到車尾，和搞攝影的列車員換了座位。

我經過了我的鄰座，低頭檢查了那顆頑固的棋子，它還在那裡。我安心了許多，再次坐下了。

列車開始減速，搖晃得心不在焉。我不會在德令哈下車，但瘦子說不定還會來找我。我四處摸不著手機，懷疑落在了原位。我一邊到處亂摸，一邊四處張望，就怕瘦子來尋。手機在書包一側震動了，是她。

“你別來找我了。我和你說過多少回了，這樣沒用的。”

“你怎麼知道沒用，我還沒到拉薩呢。”

“你為什麼要來找我？”

“因為你不相信我，我說德令哈有外星人。”

“你到底為什麼要來找我？”她有點著急。

“我說德令哈有外星人，你就是不相信。”

她突然沈默，“你這樣我更不想見你了。”

“你還沒答應我吃夜宵的事情。”我誇張的笑出聲。

“我得見攝影師呢，晚上得陪他們，他們挺煩的。”我想像出一堆長髮青年，笑著從餐館出來，一直想摸她的手，因為她很漂亮。

“我等你吃完，我們再吃點。”

這次她沈默了很久，“我，其實不在拉薩，我根本沒來西藏。”

“我等你和他們吃完，真沒事的。你今天在納木錯拍片，晚上回拉薩。”

“我根本沒在拉薩，你別來找我了。”這一次她說的很慢，

“我現在給你打電話，是為了給你聽整點教堂的聲音。”那是她家門口的教堂，我不能更熟悉。

鐘聲響起，像是有人敲門，越來越響。我感覺喉嚨乾澀，一股血味襲來，直衝腦門。在教堂敲到第七下的時候，我掛斷了電話。

我抽完了瘦沖鋒衣給我的煙，向著門口走去，向攝影的列車員告別，告訴他我不再去拉薩。有一個長髮青年在彈琴，被我撞到，琴聲停在 G 調。我笑著罵了一句，不知向誰。最後經過我的鄰座，我記起他要在德令哈下車，打算叫他，但他手上的那個顆將棋，不見蹤影。琴聲又響，我回頭見到那顆棋子，一路斜著腰，在過道裡滾著。我把它撿起來，放在他面前。我沒有叫他。

(五)

車駛進了一個無名車站，停了個穩。月台鋪著一層土灰色的碎屑，均勻地散落著，黯淡著。下車的人走在上面，發出很舒服的聲響，像是成熟的麥粒，在腳下依次爆裂。一直到水泥柱的暗處，野草長的旺盛——這是草原兇悍的示威。

我停在最後一級台階上，看了一眼金色的字體，開始呼吸——空氣裡瀰漫著清冷的草味和溫熱的炭味，慢慢平息了我的喉嚨。我跟在幾個蛇皮袋後面，它們像生出了觸角，自己在動。草味更濃了，我走出車站，放下了瘦小的行李，很快又拿起。我有些後悔，但並不是因為沒人接站。我走過了老舊的花壇，看到幾個人影歪成一排，靠在摩托車上小睡。花壇中野草氾濫，勉強維持著設計初的陣型。只有一隻蟋蟀醒著，高聲喚著那些人影，卻好像自己也要睡著。

我一直走到了大街上，有一位中年女人醒了，踩了幾次發動機，摩托車才醒。她把車停在我一側，問我是否需要住宿，我說不需要，但願意付錢讓她載我去市區。我還沒問價格，就把二十塊塞給了她，她有些驚訝，但只是默默開動了摩托。她一路上都在勸我去她那入住，我裝作沒有聽到的樣子，只是重複問她一個問題，“德令哈有外星人嗎？”她終於不耐煩，回頭說出了一個地址。女人又告訴我，我要去的地方離她的酒店並不遠。我只好說已經有朋友負責安排住宿，她便沈默起來，在路上被汽車阻攔，會小聲罵一句髒話。我看到她的指甲塗滿亮色，但指甲裡都是油污，一直延伸到指紋。我有些後悔，但周圍喧鬧起來，我們經過了夜晚的小吃街。那裡的桌子常常和草一樣高，人們就坐在草裡吃飯。

“你和那個人的頭髮鬍子一樣長。”女司機突然說話，嘗試一種她自己都覺得陌生的口音。

“誰？”

“寫詩的海子。”

我不知道這個女人為什麼知道海子，她又為什麼最後在這裡開摩托車，我不知道她何時讀過海子的什麼作品，但我都沒有問下去，此刻我只想見到德令哈的外星人。

摩托停在一個十字路口，電線桿上拴著一匹馬，好像已經睡了。我想起來馬就是站著睡覺的。我讓女人把車停在馬的屁股後面，我趕緊下車去看它。女人有些不耐煩，我只好說，“就到這了，剩下的距離我走路過去。”它被突然發動的馬達聲吵醒，開始不安地搖動尾巴。我向它伸手的時候，它突然轉頭，狠狠地踢我。我跑得快，它無法掙斷繩索，任由我在路對面看它。樓上一間窗戶突然打開，罵了一句，不知是對我，還是對它，又狠狠關上了。我注意到窗戶下方有詭異的字體寫著一些東西，“包小姐，#####
#####”

自從戈壁上的符號，我就再沒見過任何暗示了。這位神秘的包小姐只留下了她的姓氏和電話，在這德令哈的市中心，她希望我找到她。她是我找到外星人的關鍵。

我撥通了電話，幾次都按錯號碼。終於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，好像剛被吵醒，有些惱怒，但很快變成綿羊一般的語氣，“你好，先生，您需要什麼服務？”

我有些失望，因為包小姐沒有親自接電話，“我不要服務，但我找一位姓包的小姐。”

電話那頭突然警惕起來，“我們這裡沒有服務，你應該打錯了。”很快掛斷。我更加惱火，但更加堅信包小姐一定是我要找的人，因為他試圖隱藏了一個巨大的秘密。

我找到了一家酒店入住，用酒店的電話再次打給那個號碼。這次我說著陝西話。

“你好，請問先生需要服務嗎？”這次他好像清醒了許多。

“對，我需要服務。但我想找一位包小姐。”

“嗯—我們這邊有陳小姐，王小姐等等，有其其格小姐，還有卓瑪小姐，但好像沒有包小姐，請問您有什麼特殊要求呢？”聽到這裡，我的腦海裡又出現了鐘聲，一會變成了敲門聲，每次都是七下，我數過了。“喂？先生？喂？”我顫抖接過電話，問道，“那你們有外星人的服務嗎？”

他像位魔術師般，輕聲一笑，“有啊，您住在哪個酒店？”我應付了事的報完了住址，就掛斷了電話。

任務完成，我終於躺下，對接下來的一切毫無興趣。窗外車來車往，馬路像一條寬厚的琴弦，微微抖動。我好像再次聽見了馬的嘶鳴。

我慶幸地看著窗外，天空異常明亮，月亮撕開了夜幕。這個發光的天體巨大而又陌生，它看著我，就像我看著那匹馬，看著那顆象棋，被牢牢抓在手裡。這一刻彷彿野草又在生長，很快淹沒我的房間，也淹沒了整座城市——我終於成了那些被遺忘的煙民。敲門聲響了，這是一陣非常怯懦的敲門聲。我去開門。

“您好，先生，我是卓瑪，今天為您服務。”我一下子注意到她的頭髮，清醒過來。那些頭髮黑得發亮，每一處彎曲都恰好得當。我著了迷，一直跟在她後面走著，回過頭來，才看清她的臉蛋。和她的頭髮相比，她長得非常普通，但膚色健康，有著高原的質地。她廉價的香水味，並不妨礙我盯著她，直到她低下頭，從包裡拿出一團綠色的塑膠，說：“這是您要求的服裝，您等我進去換一下。”她的頭髮依然閃爍，但腳踝也一路抖動著，光滑的像曬紅的卵石。這兩股飽滿的肌肉，被過時的鞋帶束縛著，隨時都要掙脫。

她出來的時候，換上了塑膠的綠色太空衣，連她的頭髮也被包住，頭上露出兩根像是觸角的東西。“這是您要求的外星人服務。”我讓她坐在我身邊，她毫不反抗。我玩著她的兩根觸角，拉拉扯扯，並不想碰她。我從不去看她的眼睛，她看我的時候，我儘量避開，繼續玩弄她的觸角，一直到我的耳朵裡嗡嗡聲清晰，再次響起了鐘聲，連同火車也開進了腦海，塑膠被越拉越緊，我一下子拔掉了她的觸角，正好七聲。“對不起，”我終於意識到我在做什麼。

我退後一步看清了她的穿著，好像一尊被潑漆的雕像。

“這下，沒了觸角，只是半個外星人了。”她說。我突然狂笑起來，這彷彿是我聽過的最好笑的笑話。我抱著她的身體，瘋狂抖動著，並開始拍打她的後背，像打一面鼓，也打了七下。最後我把頭靠在了她肩膀上，一言不發。我撫摸著她的頭髮，感受著每一處彎曲，不再出聲。笑過的整個身體都在抽搐，可是我再也不覺得這笑話好笑了。

“先生我們開始吧。”她突然撫摸我的後背，我想哭。

“那你不要看著我，等會也不要。”我說。

“好。”她答的好像很輕鬆。

開始後，我任由她擺弄我，我的腦海裡只有她的腳踝。我的大腦有些暈眩，幾次想說話，直到我說：“你能過來讓我摸著妳的腳踝嗎？”她有些驚訝，但沒有反對，轉而坐在了我身上，並慢慢伸出了右腳。我一把抓過她的腳踝，就像一個孩子終於得到了心儀的玩具。這時候，她的手機響了，沒有去接，一共響了三次，她突然不動，趴在我的懷裡哭了起來。

“那是我的男朋友。”她說。

她蜷縮在我懷裡哭。我無處落手，只能任她發洩，輕微震動著我的下體。我竟有些興奮，但很明白這是一團塑膠。它有著自己的脈搏，不時發出嘟嘟聲，重複著我完全不懂，又好像完全能懂的內容。我摩挲著她的後背，塑膠刺耳，轉而撫摸她的頭髮。我感到她的頭髮軟了下來，那些彎曲的地方，也好像被淚水打濕，慢慢地失去了力度。我的左手拿起了煙頭，一直沒有點火，直到我的陽物也和這根菸頭一樣，慢慢耷拉下去，不再威風。

哭聲小了，她悄悄移到床的一角，斜躺著，淚水像陣雨般，只下在頭髮一側。我第一次看清她的眼睛，有些腫脹，躲在瀏海裡，沒有看我。我伸手，她的眼睛閃爍起來。

“怎麼了？”她有些驚訝，自己撥開了瀏海。我讓她躺平，並用簡單的藏語告訴她，“睡下吧，沒事。”她看向我，我不再迴避，只是沈默。

與那位鄰座不同，她的目光是溫暖的，寬容的，默許我的進入。在她的眼睛裡，我的目光像一艘小船，駛入了一片海灣。當我穿越淚水的厚度直望向她的心底，彷彿回到子宮的內部，四處漂浮著倒影。我的鬍子長了不少，有些羞恥。我繼續下沉，經過了列車員的相機，膠片像海帶，一截截搖擺不定。相機繼續滾落，三口之家破成氣泡，上浮。太陽越來越遠，氣泡小成了佛珠，排成階梯。光源盡處，衝鋒衣點了根煙，轉身走向淨土。和溺水者不同，我的耳畔不斷響起火車的轟鳴。一聲聲，近得像呼吸的起伏，最後輾過我的

四肢，“現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。海子，89.3.24，夜5點。”她對我說完了這麼一串咒語，於是我開始上浮，越來越快，飛過了所有的氣泡，重回水面。我回到了她面前，繼續對視。她有些走神，不敢閉眼。我重複了唯二的藏語詞彙，“睡下吧。”她終於閉眼。

她留給我了一個謎，一串咒語，一些倒影。如果不藉由那些倒影和浮力，我看不見淚水的厚度。對於那些倒影，和突如其來的浮力，我不能說它在卓瑪的眼中，但也肯定不在別處。它讓我想起那串咒語——她莫不是也看穿了我？

我看著她翻身，像一條擱淺的魚，不斷嘟囔著模糊的詞彙。我不再好奇，幫她解開了塑膠衣，一層層，連同那雙高跟鞋落了一地。她終於入睡，不再掙扎。腳踝平放，像一對卵石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爬下床，用被子裹住身體，向我道歉。我給了她錢，她推辭，我說，“收下吧，我弄壞了你的塑膠衣，”她這才收下。最後我向她問路，再次確認了中年女人的信息。但這次更為具體，她拉開了窗簾，指向了一條青灰色的河流。

陽光兇猛，我感到一陣眩暈。那就是巴音河。

(六)

我沿著巴音河，朝和她相反的方向走。我餓了，需要一些食物。這時看到一個早點攤，蒸汽繚繞。我走過去，想順便問怎麼去外星人遺址。路邊擺的幾張小桌上，還不見食物殘餘。我要了一份稀飯，就高興的坐了下來，坐在草裡。草葉上盡是露珠，讓我想起她的睫毛。卓瑪已是前晚的事情，月亮還未退，星星亮著，像她的身體部位。

我又要了份抄手。

“老闆，請問你知道去找外星人的路線嗎？”我嘴裡還嚼著。

“你去那裡幹啥？”老闆攪拌著那一鍋稀飯，頭也不回。

“我聽說那裡有外星人。”我吞下了那個抄手，燙到喉嚨。

她輕輕一笑，“那裡沒有外星人，都是騙你們外地人的。現在連外地人也不去了。”

“沒事，我就去看看。”

“那你去對面坐去托素湖的大巴。”她微微擡手一指，右手仍在攪拌稀飯。我看著她一直攪拌的稀飯，於是又要了一碗。馬路對面，一對學生模樣的情侶在小心翼翼的等待綠燈。這時酒店裡走出來一位身穿絲襪的女人，緊裹皮衣，與一輛摩托差點相撞。年輕司機罵了一句，繼續往前，不久停住，回頭看這女人，一會又繼續往前，不再回頭。她的眼睛裡都是霧氣，空空如也，沒有看見我，坐在了另外一桌，也點了抄手。我看清她也有兩朵高原紅。我的舌頭再次感到寡淡，只好將那碗辣油一飲而盡。

女人突然轉過頭來問我，“你剛才為什麼看我？”

“我沒看你，我在看紅綠燈。”我真的正看著紅綠燈。

“紅綠燈有什麼好看的？”

“沒什麼好看的，這裡的綠燈長得很。”我沒敢看她。

“你看到我差點被撞，你看熱鬧。”她的語氣突然變了。

“沒，我覺得是那個司機的錯。他開車不看人。”我往馬路盡頭看去，再也看不見回頭的司機。

“那我過馬路也沒看車，你只是狡辯罷了。”我突然看到稀飯裡的倒影，就像辣油裡的抄手。

老闆突然走過來，拉高了分貝說，“來，先吃飯吧，”那一碗抄手扣在桌上，清脆一聲，像是在下棋。

女人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抄手，於是掰開了木筷，有一邊被掰掉了大半，於是她又拿起一對木筷，從下往上，這次，對半分開。她把絲襪晾在桌角，好像那是一件藝術品。

“如果你覺得我看你熱鬧的話，我向你道歉。”我對著空空的一碗抄手說。

她認真的吞下一個抄手，擡起頭，“你真他媽有意思。”

她又喝下一口辣油，問我，“你是幹什麼的？”

這次我有些憤怒，但回答道，“我是寫詩的。”我沒騙她，我背包裡還有一本詩集，曾準備帶到拉薩。

“所以你剛才想寫我是嘛？”她突然笑了。

我這時終於擡頭看到她的眼睛，霧氣還沒消散，但太陽好像升起了。

“沒，我有一段時間沒寫了。”

“你的頭髮鬍子和那個人一樣長。”她認真的說。

聽到這裡，我像一頭剛睡醒的牛，被狠狠的抽了一下。

我低聲說，“去他媽的海子吧。”

我看到對面停下一輛大巴，於是起身離開。身後聽見她笑著說再見。我知道她會看著我走遠，我也學著她橫跨馬路，差點撞到另一輛摩托。摩托車開過，沒有罵人。剛才的那對情侶又在等紅綠燈，只是女孩手裡多了一串肉，冒著熱氣。

我走上車，看到一位戴墨鏡的司機。他的鬍子剃的很乾淨，留下大塊烏青。我聞到一股很濃的煙味，於是在副駕駛坐下了。我掏出昨晚那根從沒點著的煙。

“借個火吧。”

“你去哪？”

“借個火吧。”他轉頭看著我，我已經伸出了手，看到他臉上的慍怒一閃而過，轉而低頭尋找火機，脫下司機手套，為我點著了那根不爭氣的香菸。

“我去托素湖。”我吐出幾個不連貫的煙圈。

他把臉側向另一邊，說，“抽完扔到外面。我正好去托素湖。”

我沒有找到我的錢包，只好說，“我錢包被偷了。但我今天就得去看一個東西。我把手機押給你。”

司機的青下巴突然抽搐了幾下，他狠狠捏住了方向盤，像看見了一個路障。他突然鬆手，一把拍在了我的座位上，“你給我滾吧，年輕人。”最後的那個“年輕人”說的非常輕。

我摸了摸我的手機，表示歉意。我走下車，早點攤上的女人已經不在了，那堆情侶坐在了早點攤上。

我走到馬路中央，把書包裡所有的東西都抖落，包括那本詩集。我找到詩集裡夾著的一百元紙幣，背好書包，走向了剛才那車。司機在車門那裡站著，看著我，一動不動。而我揮動著手裡的鈔票，像揮舞著一面紅旗。

“把煙熄了再上車。”他接過鈔票，沒有看我。仍在車門處等待。

我一屁股坐在副駕駛上，司機回頭看到我，一副大難臨頭的表情，轉過頭繼續站在那裡。他掏出了一盒香菸，拿出半根煙又塞了回去。把煙盒的四角都摸遍之後，把煙盒放回了口袋。

車上的人漸漸變多，隨著最後兩個畫家模樣的老人上了車，司機狠狠關上了門，跨進了駕駛位，一眼都沒有看我。他用力的推動把手，踩下油門。有些遲鈍，車開動了。

車的第一站到達了克魯克湖。乘客都下車拍照。我看見他們經過我的車窗，向著一大片湖水走去。年輕男人敲打我的車窗，一臉疑惑的表情，但很快被女人吸引。一對女人披著還帶標牌的民族披肩，走進了一叢高高的水草，一隻水鳥飛了出來，瘦女人嚇了一跳。胖女人安慰著她，開始擺弄起相機的角度，最後胖女人皺了皺眉，把相機給了瘦女人。瘦女人對著畫家模樣的老頭笑了笑，伸出相機，指了指鏡頭。老頭像被風吹起來般一路小跑，捧住相機，然後小心翼翼地後退。照片拍完，老頭笑著給瘦女人看，三個人於是都開始笑，遠處又有一隻水鳥飛起。他們一起向前走，女人們的披肩在湖邊飄著，像經幡一般，塑料標牌閃閃發光。

乘客不久都陸續回來，司機最後上車，看到我，臉色又緊繃起來。他一言不發地坐下，再次發動了汽車。他呼出一口氣，結在玻璃上，但很快消散了。那是一口很長的氣，帶著煙味。

車之後在托素湖的一處停下。我走下車，赤腳在碎石灘上走。身後有人走來，讓我協助拍照，我從不拒絕。我和他們分享著照片，但相機最後都歸還他人。我把腳沒入托素湖的水，往湖的深處走去，直到感到強大的浮力，身後有人尖叫，我才回頭一笑，用手撥起一陣水花，往回走去。我看到司機直楞楞的看著車前方的湖水，揉搓著方向盤的膠皮。他的墨鏡被映成了深藍，波光蕩漾。等走回車上的時候，只有畫家模樣的老人和我了。司機檢查了車廂，看到我，轉而問那兩位老人，“你們都還要去最後一站嗎，一般遊客都不去了。”

“是啊，難得來一趟。”靠窗的老人說。

車再次發動了，我覺得四周的聲音清晰了許多，景色也明亮了不少。我第一次打開窗戶，想看清外面的托素湖。車開入了托素湖最荒涼的一側。我聽到了兩位老人突然激動起來。

“這種景色，我找了好多年了。之前天天在那種地方，怪不得啥都畫不出來。”
窗外的景色越來越荒涼，有時閃過大塊的巖層，露出一些植物的根系，早已乾枯。

“我真後悔年輕的時候沒來這兒，我聽老李說，他插隊的時候就在這裡。”這是靠窗的老頭的聲音。

“那他年輕的時候太走運了。他現在畫的遠不如從前了。我要是也在這，肯定也畫大西北了。”另一個老人說。

“我覺得這是天意，我們就在這畫，畫蒙古人騎著馬，跑進了滾滾黃沙，再畫一隻老鷹在天上飛……”

“天意啊。”

這時，一塊孤零零的石頭出現在了地平線上，刻著些字。

我好像在路中央看到一個清瘦的身影，穿著洗到發白的襯衫，頭髮油膩。車已經來不及減速。我早已打開了車窗，向路邊跳了出去。

我躺在地上的時候，他們都向我跑來，嘴裡嘟囔著什麼。我還能看清石頭上那幾個紅字呢，“德令哈外星人遺址。”

12000